

生生世世生生

文/釋見鑄 照片文字/簡伊伶

死亡像出生一樣，都是屬於生命的。

走路須要提起腳來，

但也須要放下腳去。 泰戈爾



◎涅槃寺內，佛陀安祥的臥相平靜地躺臥其中。從任何一個角度觀看，佛陀總是微笑著。在臨別的口，再次回望您的微笑，淚不知何時已默默滑下了臉龐。

(攝影：林士銘)

拘尸那羅

佛所教化人，所度已周遍，
我行道絕向，惟恨不見佛。

《法苑珠林》

離開倫毗尼園，離開尼泊爾，我們驅車前往位於印度北方邦的拘尸那羅 (kuśinagara) —— 佛陀涅槃



槃處。拘尸那羅國是末羅族 (Malla, 力士) 的住地，因此也稱作「力士生地」。佛陀時代，拘尸那羅國相當繁華，而且是個共和制政權的國家，許多政治議決都是在議會大廳裡討論解決。這個國家勢力強大，篤信佛教，對佛教徒的供養特別豐厚。

西元七世紀，玄奘大師來到拘尸那羅時，只見「城郭頽毀，邑里蕭條。…居人稀曠，閭巷荒蕪。」西元廿一世紀，我們也來到拘尸那羅，卻見「居人殷盛，稼穡滋茂」——熱鬧的佛陀大街，拘尸那羅史蹟區全沿著這條街道。小攤販掛滿各式的紀念品、文物，還有緊跟在觀光客旁兜售的小弟們（幾乎都是男性）。明信片、菩提子念珠、手繪佛像的卡片、小佛牌，還有撿拾來的娑羅樹葉——天啊，這個也要盧比！

最後的教誨

綠草如茵的公園裡，筆直的大道順著階梯，我們登上漆著乳白色、圓筒型的涅槃寺。門不大，只夠兩人並行進入，幽暗的大殿中，是一尊

◎在法師們的帶領下，我們合掌繞著涅槃寺緩緩而行，彷彿那晚星月低垂的夜。佛陀，我們不會忘記您的教誨，當以自為洲，以法為洲，將您的法音不斷、不斷地傳佈。

(攝影左：林士銘)

(攝影右：馬藝真)



◎黃昏時的娑羅雙樹，和著微風輕輕地飄搖著。儘管這已是後人所植栽，但在微風輕吹之際，仍舊傳述著每一段在這娑羅雙樹間所發生的故事。

(攝影：楊麗君)

六尺長安詳的佛陀涅槃像。

躺臥在鮮豔的供花中，蓋著金黃布的佛像，露出貼滿金箔的頭與腳，就像為了晚來的大迦葉，已入棺的佛陀還伸出腳般，這群姍姍來遲遲的弟子跪倒在佛前，佛陀也慈悲地伸出腳來，鼓勵安慰我們：一切都不會太遲，永遠都是開始！

從涅槃寺往前看，會看到兩棵高聳的娑羅樹，這是因應「娑羅雙樹間」重新植種。只是，這兩棵樹相隔好遠，與我的想像——兩棵樹中綁個吊床，佛陀右脅躺臥，十五的月光透過葉的縫隙，撒了佛陀一身。溫柔的月光，祥和的佛陀，在眾人圍繞下，佛陀心願已足地，了無憾恨地，離開了——完全不同。又據《大唐西域記》的描述，佛陀是在娑羅樹林中「四樹特高」之處寂滅。是雙樹還是四樹，現在我所見到的，是高挺的娑羅樹聳立在平整的公園中，孤單了些。



涅槃寺後方是一個覆鐘式佛塔，即是大涅槃塔，標示佛陀入滅的確實地點。我們就在涅槃寺與涅槃塔之間，恭誦《佛垂般涅槃教誡經》——佛陀最後的教示：縱使我的色身不在，弟子們依教奉行，就是如來法身常在不滅。

那天，斜陽照得佛塔金光灼灼，站在佛陀涅槃處前，我恭敬仰望著：最後的教示，讓「法」成了佛陀與我們之間的紐帶，也成了此岸與彼岸的渡橋，浩闊的生命之流因此而不再孤單。

在印度的越南寺

我將死了再死的來認識那生命是無盡的。（泰戈爾）

在拘尸那羅住宿的那晚，來了位客人。這位法師是越南籍。她前來禮請悟師父過去參觀她的

◎「汝等比丘，常當一心，勤求出道。一切世間動不動法，皆是敗壞不安之相。汝等且止，勿得復語。時將欲過，我欲滅度。是我最後之所教誨。」

（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）

（攝影：簡伊伶）



◎越南籍的智順法師總是一臉笑容，熱情招待遠從台灣來的我們。要在佛教徒極少的印度維持一座北傳寺院，真是大不易。
(圖左起：智順法師、自巽法師、悟因長老尼)
(攝影：簡伊伶)

寺院。一位越南法師：智順法師，在印度拘尸那羅主持一座佛教寺院：雙林寺。典雅而傳統的北傳佛教大殿，鋪著老式的瓷磚，還可以細說從前：佛教在越南受到迫害時，智順法師的師父越過重洋來到佛教故國——印度，並在這裡建了座小寺，念拜著觀世音菩薩。

接棒的智順法師，靠著流利的英文，半年在美國講經籌措建寺基金——在印度，很難招到信徒，更何況這是北傳佛教的形式。半年在印度監工。神奇的是，這位越南法師，將八大聖地、中國四大名山，濃縮建在這座位於印度拘尸那羅的小寺裡，不再舟車勞頓，只消在雙林寺繞一圈，朝聖的願將滿足。

夜已深，霧好濃，智順法師熱情地拉著悟師父的手，一個聖地一個聖地介紹，佛陀出生、成



◎雙林寺的大殿建築，是依循北傳寺院模式而建。除了大殿外，佛教八大聖地的縮小版就分散在寺院各角落，走過寺院一圈，也等於朝禮了八大聖地。
(攝影：陳眉伶)

道、弘化、涅槃……。 「啊！」我卻佇立不前了，如輕紗的白霧，閃映著昏黃的燈，正籠罩著水池中一尊溫婉慈祥的觀世音菩薩。

來到拘尸那羅，恨不見佛的淚跡未乾，煙霧繚繞中，卻遇觀音菩薩的看顧。「曾在娑羅雙樹下哭泣過的一群露珠 / 又閃耀在千草的葉尖上了。」(周夢蝶 / 第九種風)晚風起，彷彿吹得觀音菩薩的衣帶飄飄，靜寂中，原來是佛陀殷殷囑咐的音聲迴旋鳴響。

異地遇到佛教徒，真的很興奮。(印度，是「異地」嗎?)這座越南寺院將在2010年竣工並舉行落成典禮，智順法師邀請大家再回來，我們相互約定，「一定會再見面，在拘尸那羅！」

坐上巴士趕回飯店休息。一晚，那尊白霧中的觀世音菩薩，始終環繞在我心中。